

往事如昨

那些年 一起看露天电影

战军

我小时候在一个叫祥山的地方长大,那里有个祥山铁矿。那时候看电影都在露天里,每次看电影从矿山到农村,就像过年过节一样热闹,全家齐出动,小孩子画地为记号,给全家人占地方,晚来的只能坐在外围。但要想占个好地角,就要先知道哪天演电影,谁知道得早谁得便宜,所以搜集放电影的“情报”至关重要。

电影基本上由矿区包了,他们每个周末要到市里拉放映队。放映队来了后,在一个不大的广场上,把长长的绳子投到两旁的电线杆上,再把幕布系在绳子上,另一头往上拉,这样就把宽大的幕布平整地挂在中央了。小孩子们一看到有架设电影幕的,就赶紧搬来凳子准备好。

厂区办公室都是平房,小孩子们常常去偷听大人谈论看电影的事。当时《甲午风云》这部电影很火,在全国都传遍了。大人们谈论这部电影时声情并茂,外面的小孩听得也是津津有味。邓世昌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,人人都很崇拜他。小孩子们误认为今晚要放这部电影,没等听完就疯疯癫癫地到处说,今晚要演《甲午风云》!这一鼓动不要紧,很多人不明就里,纷纷搬出凳子占好位置,也不管天多冷,也不管还下着小雪,他们裹紧了衣服,等待着夜幕的降临。

本来没安排放电影,怎么来这么多人等着看电影?厂负责人也不知道为什么,于是来了好几个人,劝说父老乡亲赶快回家,并说今晚没有电影,但他们还是不相信,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下来,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了。厂领导看到大家这么盼望着看《甲午风云》这部电影,第二天就与市放映队商量,破例在不是星期天的时候放映了。

放电影这天,人们把整个小广场全占满了,有的站在广场外面的台阶上,有的趴在厂办公室的窗台上。电影里的有些对白,小孩子听不懂,大人就在边上给孩子们讲解。后来,这部电影又放映了好几次,每次都都很火,我们真是百看不厌。

那时每次看电影,在正式电影放映前,总是要先放映《新闻简报》,我们就从《新闻简报》里看到很多国家大事,也见识了各种肤色的外国人。

不仅可以看国产电影,还能看到朝鲜、阿尔巴尼亚、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电影。记得朝鲜电影最火的一部是《卖花姑娘》,还没有放映前,就听大人说,到剧院看这部电影时,一定要多带几个手绢,看电影的情节非常动人,大部分人都会被里面的情节打动而流下眼泪。由于这样极具诱惑力的宣传效应,大家都热切地盼望着这部电影早日放映。终于这一天等来了,在整个电影广场,黑压压地挤满了人,东西两头都是拥挤不堪的人群,厂领导一看这么多人,顾虑到安全问题,没有放映。直到夜晚12点多,人群才慢慢散去。过了几天,某天的夜晚8点钟,广场上突然拉好屏幕,放映了《卖花姑娘》。由于事先消息保密,知道的人少,没有出现大面积拥挤现象。后来,又用了类似的方式放映了几次,直到大家陆续都看为了止。

我记得在《桥》这部电影里,有一首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《啊!朋友再见》,同学们时常在传唱:“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,那天早晨,从梦中醒来,侵略者闯进我家,那天早晨,从梦中醒来,侵略者闯进我家,啊朋友……”我们都觉得里面的每个字都是那么打动人心,时隔多年听来仍能让我忆起当年看《桥》的情景。那些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啊,你们如今都去哪儿了?

民俗采风

我家的天地屋

徐言东 撰文/供图



胶东地区传统民居中,多建有天地屋,俗称天地窝子。我家的古宅中,就修有一座精致的天地屋,高约一尺半,宽一尺,进深有半尺,龛内常年设有“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”牌位,牌位前常年放着小香炉,每年除夕到初三都要敬香,正月十五也要在天地屋里送一盏萝卜灯。我小时候不知道此为何物,闹出了笑话,至今想起仍不禁莞尔。

每年过年前,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贴天地屋对联。其它门上的对联很容易在集市上买到,需用几副就买几副,除夕上午贴上就行,可天地屋对联无处可买。除夕的前几天,祖母就开始反复督促我到村大队部去找父亲,让他用毛笔亲自写。父亲当时是村大队主管会计,到了年底也很忙,之所以要找父亲写,一是因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天地屋对联的内容也存在他脑子里,随手就可写;二是大队部里有现成的红纸和毛笔、墨汁等,不需要提前准备。

我是我们村徐氏藻祖派长孙,许多祭祖的仪式非我莫属,所以祖母非常器重我。祖母嘱咐:快过年了,赶快去找你父亲写“天地大爷”。我就赶忙去大队部,趴在墙角,等人少了,就对父亲鹦鹉学舌:祖母让你写“天地大爷”。父亲找来红纸,裁好几条,挥笔写就,晾干后折起来,让我带回。我一年中很神圣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

后来我上学认字了,慢慢就读懂了天地屋对联的内容,原来上联是,天地之大也;下联是,鬼神其盛乎;横批是,天地之位。原来祖母口中的“天地大爷”,是她老人家听人念叨的,她也不明其中含义。这也不能怪她老人家,她出生于十九世纪末,享年九十九岁,没上学念过书,哪能懂得这些。

胶东农村的民宅多有设置天地屋,特别是多年的古宅。我村是招远市高家庄子村,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,村里有百余座四合院,现在门口挂上铜牌成为古宅文物的就有四十余座,家家设有天地屋。往年拜年时我观察过,每家天地屋的样式大同小异,富裕人家精致些,一般家庭大都差不多。天地屋一般设置在北屋的正对面,还有的设置在进门照壁后面。听说以前新人结婚,进大门后,先拜天地屋,请天地神仙证婚,称“拜天地”。然后拜高堂,夫妻对拜。

我家的天地屋在村里属于较精致的,由精雕细琢的青砖垒砌而成,用“磨砖对缝”一词形容毫不为过。布局也颇为讲究:上有檐,下有台,两侧有柱。一般人家的天地屋上檐有三层,我数了数我家的,上檐有五层。第一层檐最长,两端是鹰嘴石造型;第二层砖上半部刻有菱形纹,下半部刻有树叶纹;第三层砖是半坡型,半坡面刻有花草鱼虫吉祥图案;第四层、第五层是平面砖,第四层比第五层向外探一些,第五层也凸出墙面,和底檐平行,上下遥相呼应。下台底檐凸出墙面,中间采用半坡砖形式,东西遥相呼应。上下中间设有两柱,用于贴对联。正中间就是天地屋,屋口上部两半方砖,一角磨成弧状梯形,对接形成人字房梁,表示里面是神仙居住的房屋。

我家的四合院在村里属于中等,是先祖从事小作坊经营,精耕细作农田,省吃俭用慢慢积累,逐步建设起来的。我的曾祖父徐炳芳高寿96岁,干了一辈子瓦匠活,90多岁了还能爬上屋顶换瓦。他性情稳重,干活精细,我估计老宅的天地屋不是出自他老人家手笔,也是在他老人家严密监督下完成的。

天地屋的对联,样式内容虽然很多,但都以赞美歌颂天地神灵为主,如:“天高悬日月,地厚载山河”“敬天香一炷,奠地酒三杯”“天高覆万物,地厚载群生”“敬天地富贵,孝父母平安”等。

为了省事,我家的天地屋对联用金粉写上了,免得每年张贴。天地屋的功能和作用在现今的社会中慢慢淡化,祖母口中的“天地大爷”也不再有人提起了。

乡村记忆

狼报恩

孙超

二婶讲过一个关于狼的奇事,说是发生在地娘家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朱柳村——

八十多年前,这个村的“孤哨”上,即村头靠山处,住着一位孤寡老婆子。立冬后的一天夜里,她听见好像有人在敲门,忙问是谁,却没人应声,而院门门扇却在不停地晃动。老太太大着胆子打开门往外一看,没人;下意识低头一瞅,有一只狼趴在门槛外边!老太太大吃一惊,本能地迅速关上门,插上了门栓。

正在她惊魂未定时,大门又响了起来。老太太回过神来一想,这只狼刚要是想害我,还不早就一下子扑进门来要了我的命吗?它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,有求于我啊?这么想着,她恻隐之心大发,再一次猛着胆子,重新打开了一条门缝,仄着头,用一只眼往外瞅瞄。那是一只“大肚子滚”母狼,正用痛苦而哀求的眼神看着她。老太太顿时明白了:这东西是难产了,想让我帮帮它。人的命是命,狼的命也是命,我不能见死不救。

于是,她哆哆嗦嗦地挪动一双“解放脚”,颤颤巍巍地迈出门槛,蹲下身去,试探着运用以前给产妇接生的法子,不停地给母狼捋肚子。此时,那母狼活像一条临产的狗,懂事而温驯,尽管看上去十分难受,嘴里发出低微的呻吟声,却毫不躁动。老太太忙活了好一会儿,帮母狼顺利地产下了两只毛茸茸的小狼崽。老太太抱了一些草,铺在母狼和小狼崽身底下;又回家熬了一碗粥,稍微凉了凉,送给母狼,看着它喝下了,才关上院门回屋歇息。

第二天清晨,老太太开门一看,不见了狼们的踪影。

过了些日子,也是一个夜晚,老太太的街门又咣咣当地响了起来。她连忙出门一看,还是那只被她救过的狼,站在她对面,地上放着一个小孩尸体。旧时医疗条件差,常有婴孩夭折,按乡里习俗,死孩子是不能埋进祖茔的,大都用谷草一卷,送到山沟里喂了野兽。老太太又气又怕,冲狼骂道:“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类,我好心救了你,你为什么弄个死孩来吓唬我?……噢,我明白了,你们狼喜欢吃这个,俺们人可不稀罕,俺喜见的是兔子,赶紧把它弄走!”说完,怒气未消地关门回家了。

傍晚,老太太听见大门又响了起来,她以为那狼又要来捣什么鬼,怒气冲冲地出了院门,刚想开口斥骂,瞬间却转怒为喜——门口的地上放着两只肥嘟嘟的野兔,看起来都在四五斤上下重!那狼温柔地瞅了瞅她,掉转身,颠颠地朝大山深处跑去了。

从此,老太太只要在夜间听见街门响了,就知道准又是那只狼送来兔子了,便乐呵呵地出门去拿。每个月里总有这么一两回,一连数年。后来,不知道是什么缘故,那狼没有再来过。

或许这并非聊斋,我后来也听家在朱柳村的同事讲过这个事,并且还还为畜类也知道报恩而喟叹不已。但由于当事人已经故去,真假已无从知晓。我想在口口相传中,不排除有演绎的成分。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,权且当作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例证吧!

“烟台街”版投稿邮箱:ytwbvtj@126.com